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第四卷第一零二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美國對華態度的矛盾（松）——廣東政府與英國（文）——中日間修約的公文（召）——時局發展的外論（皓）

孫中山與中國解放　松子

蘇聯理論和國際法（上）　浩徐

治理潛江縣水患之商榷　沈怡

小妹妹的納悶（小說）　楊振聲

二麻子（小說）　開慶

南北局勢劇變後中外人士之態度（通信）　王日新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零售：北京每份銅元拾枚，外埠大洋四分。不通郵滙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荷。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八分之一面
論前底面	二十五元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鐵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第二週年增刊出版預告

本刊定每週年特出增刊一冊。本年一月一日所出之第一週年增刊，共九十頁，約十萬字，出版不及一月，即已全數售盡，其受讀者歡迎，於此可見一般。現在本刊又快滿二週年了。擬於出完第四卷第百〇四期（十二月四日出版）後，即出第二週年增刊，內容比第一年增刊約加一倍。凡在本期增刊出版前直接向本社或本社上海代理處訂全年之長期讀者，本社當以一冊奉送，不另取費。

本刊二三卷合訂本廣告

本刊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裝訂半年合訂本。卷首有目錄，卷尾有標題索引及作者姓名索引，極便檢閱。出版以來，備蒙讀者歡迎。現第一卷再訂本久已售罄，即第二三卷亦存本無多，購閱者，請即從速。

合訂本第二卷（二十七期至五十二期，附有關稅會議特刊）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二角

合訂本第三卷（五十三期至七十八期）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

本刊報費加價預告

本刊自第五卷第一百零五期（十二月十一日出版）起改定價目如下：

- 國內：半年連郵費大洋一元；全年連郵費大洋二元　日本朝鮮同
- 歐美各國：半年連郵費大洋一元五角；全年連郵費大洋三元
- 零售：本京每份銅元十四枚；外埠每份大洋五分

本刊為優待長期讀者起見，凡在陽曆本年內（以郵局發信戳記為憑）定報者，一律仍照原價收費。

The People's Tribune

北方眾民之唯一喉舌，

半價優待學界，每月五角

發行處：

北京崇內新開路七十號

時事短評

美國對華態度的矛盾

在現今列强中，對華外交方針之最矛盾的要算是美國了。在一方面，關於修約問題，她似乎具有相當的同情；而對於列强干涉中國的內亂，亦明白表示反對的態度。在那些處所，可以表示美國對於中國的現狀，比較尙看得淸楚。然而講到近來盛唱的廣州國民政府承認問題，則美國的態度，則又傾向反對的方面；她不但不說贊成承認，而且維持向來在華外交關係原狀的決心，表示得特別明顯。最近美國政府曾經宣布他的外交方針，說是，只承認北京政府爲外交的對手。而華盛頓本月十三日電，美政府關於中日修約交涉及英國外交當局對華各派可開交涉之宣言，表示不安，又復申明美國只和北京政府交涉的意思。美國這項對華方針，不是和她在其他處所所採的態度相矛盾嗎？美國是否看清了現在中國的國民政治及對外關係，天一天的向着新局面發展？不錯的，北京政府在形式上代表傳習的中國對外關係，可是事實上她現在能否代表全國，對外履行義務？恐怕除非是閉着眼睛不看事實的政治家，沒有不能看淸這點的。難道美政府還未看淸嗎？廣州課附加稅之事，北京公使團僅向北京政府抗議不足，還要更向廣州政府抗議，並且美國自己更要單獨向廣州政府提出抗議。則是無論你願意不願意，中國外交權力重心已經變動，成了不可否認之事實。據說眞正的外交家不重形式而重事實。也許美國人外交的才能不及他們實業的本領咧。（松）

廣東政府與英國

廣東政府與英國的關係，外間近來頗多揣測；有以雙方業有相當之妥協爲言者。這種揣測的由來，似不外基于以次兩種事實或假定的事實：一是英人對於廣州增課入口稅事體不大願意出頭抗議。英國向來擁護『條約權利』最力，而於此事却較其他諸國冷靜；因此、有些人就說，課稅當是停止排貨罷工的條件。二是英國漸漸願意承認廣東政府。英國新任駐華公使藍博森 LamPson 近已宣言，英國政府於不抵觸現行條約範圍以內，願與廣東政府成立『地方的協定』。長沙英國新領事，據說亦已向湖南外交委員聲稱英國有意承認國民政府。

英國歷來反對承認廣東政府最力，而廣東政府的承認問題。今忽倡自英國官府方面，所以外間更疑廣東政府與英人間已有一種默契。

但依我們的觀察，上述兩種揣測，不獨不是唯一可能的推斷，並且不見得是比較近於事理的推斷。一年多的排貨與罷工，已經給予英人以莫大的打擊；英人對於課稅事宜不願出頭抗議，似

乎只是因爲英人方面深懼排貨罷工因此復活；至於廣東政府會否以停止排貨罷工爲課稅條件，則尙有待於事實之證明；就汕頭，漢口等處新近排貨罷工的消息看去，似乎事實之所示，已與一般之推測相反。至於英國政府有意承認廣東政府一層，似乎只是因爲英國商業的利益，逼迫着他不得不與廣東政府直接交涉。蓋黨軍勢力既已擴充到長江流域，英人如果不與黨政府直接交涉，必感覺着許多的不利與不便。

如果我們的觀察不錯，英國保守政府的對華政策，尙不能認爲已經根本改變——英政府如果有意根本改變他的對華政策，應該承認以廢除中英間不平等條約，爲解決滬，粵，漢，萬縣諸案的根本條件。在英人的態度尙未如斯的改變以前，中國的國民或政府應不與英人妥協。

（文）

中日間修約的公文

中日雙方關於修約的公文本月十一日雙方正式公布了。中國對日本要求修約的公文是正式的照會，而日本的覆文却用半正式半非正式的節略。

中國政府照會的內容與各報曾經傳載的大致相同。但有一點是從前所未登載過的。照會內說：「按照約文規定，期滿後六個月爲修約期間。中國政府深冀從速開議，於此六個月內完成新約。假使修約期滿，而新約尙未成立，則屆時中國政府不得不決定對於舊約之態度而宣布之。因此中國政府對於此點，茲須聲明保留其應有之權利。」這一段話表面上好像對日本表示一種示威的態度；但是還不過一種模稜滑頭的表示。

日本公使館答覆中國政府的一個節略，其中和緩的話强硬的話，防禦之點，攻擊之點，一齊都擺出來了。節略內說：日本「欣然允諾外交部之請求」，「與中國政府開始商議，幷無異議」。這話說的何等客氣。但是他特別注重中日商約第二十六條修約的規定，把英文原文及譯文，都寫在節略之內，並聲明「根據該條約之解釋，規定以英文之正文爲準」。這第二十六條明明規定「改正未成立時」，則舊約「仍照現狀，十個年間繼續有效」。顯然是日本政府在這個地方埋伏下將來要求舊約繼續有效的根據。再有一點，日本對於中國照會所表示的那種模稜的態度，反大發脾氣，「不禁失望」，說：今欲期望此事磋商之成功，必須互相信賴，互相讓步」，中國「暗示之意義，認爲與此精神不副」。總之，日本覆文，表面上是承認修約，而實質上是等於說：約無可修。那末，爲什麼雙方還要彼此來往公文哩？熟悉外交界內幕的人說：中國照會送交日本政府之前，是先讓日本當局看過，得到日本同意的，當時曾告訴中國當局不要發表。及至日本將覆文節略送到外交部的時候，告訴中國當局可以發表了。中日雙方當局同時發表這兩件修約的公文，就是這個原故。所以要往來這兩件

公文，不過是叫期望廢約的國民們看看把戲，聊以自慰罷了。不然，爲什麼北京政府不乾脆宣布廢約呢？有人說：時機一到，即可對日宣布廢約，對比就是一狠好的前例。但是我們相信北京政府所以敢于毅然對比宣布廢約，不是他們外交家的勇氣，是我們北方幾員大將通電廢約的功勞。我們要知道年來操縱北京的實力派與日俄都有「善鄰」的關係，自然對日俄就有不好意思的地方。大將們對比打一個廢約電報，於本身有利無弊，若對日打這樣電報，就恐自于不便。不然，到現在，將軍們的電報，怎麼還不來呢？北京政府對日宣布廢約，或者是要等候將軍們的電報。至於輿論界的主張，政府向來是照例不理會的。　（召）

時局發展與外論

外人近來討論中國問題之論調，雖仍有像英國保守黨議員這一類的人主張干涉我內政的謬論，然而大體說來，似已大見改變了。美國對我的態度，在現在所謂列强中，本來比較的稍爲客氣。所以美政府最近關于中比中日修約的舉動，較能發出表示同情的言論。即如對比約問題，雖仍說中國沒有破棄中比條約的權利，然究竟也不能不承認該條約是非常片面的。日本淸浦子爵五十天遊歷中國的印象，據十一月八日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載，好像有「北方軍閥，祇知以爭奪權勢買人民反感。而南方則尊重民意，具有理想的統一計畫。」這一類的話。所以淸浦子爵一面批評他們本國政府從來之失策，一面更主張要大革新其所謂對支政策。他說日本之對支政策，事實上從來祇和以北方軍閥組織之北京政府相週旋，而對于南方勢力，且不免常有一種輕視的態度。此實堪遺恨者也。所以他主張今後仍本對支不干涉之精神，勵行不偏不黨的政策，對于南方實力，應加以相當考慮。淸浦子爵在日本至少要算是保守分子中的極右派，他在中國所得的印象如此，我們總可相信他不是受了什麼赤化。倫敦觀察報 The Observer 也是屬於英國保守黨的，對於所謂外交團最近抗議廣東加稅事，則力斥爲不當。他說在英國治下的印度，尚且享有關稅自主權，中國豈應連此而不得享受？所以他主張現時歐美各國的唯一政策，在本這種精神，與中國各處有力的當局交涉。同時並警告西人曰：舊的東方已過去了。國家主義在東方不獨已產生並且已成長了。所以西人應覺悟中國的舊條約時代是永久不會回復的了！英人而有這種剴切的論調，英國保守黨的報紙而有這種明瞭的覺悟，這不是偶然的現象。當然更不是「好人政府」媚外手段交換來的結果。我們相信這是我們國內一大部分人年來努力奮鬥所贏得的成績。我們更相信中國問題，根本的還是內政改革的問題。如果像年來國內一部分的地方，有組織有主義的向前發展，一旦實力稍充，不怕什麼外國人不來就範。廣東加稅一事，不就是一個好例嗎？　（皓）

孫中山與中國解放運動

松子

這篇東西，是我關於中山先生政治主義之一點感想，最近値先生誕辰(十一月十二日)在一個學校的紀念會上講述過的。當時因爲時間的倉促，不及充分發揮我的意思。所以現在再把它寫出來在本刊發表。　作者

孫中山先生一生的歷史，是革命的歷史。但是他的革命活動，不是徒然衝動的破壞的工作，而是經過理性的熟考，樹立在明確的理想上的建設事業。他的目的不限於改變國體政制，而在謀中國國民的解放。以前一般人所知道的中山革命事業，大多只在前一層事業；實則後一層事業的抱負，更足表示中山人物思想之偉大，正以見其與普通革命家不同的處所。我現在所講述的便是他關於後一層事業的思想。

從國民的見地說，所謂中國的解放，可以說有廣狹不同的兩種意義。其一是說從滿清政府解放；其他是說從列强勢力解放。我們這裏所說的解放，不是第一種狹義的意思，而是後一種廣義的意思。因爲滿清以異族入主中華，雖則在中國統治權力上起變動，然並不能根本的支配我國民生活。實則滿族人數既少，文化程度又低，一時雖爲征服者，隨即被漢民族吸收。推倒滿清仍不過是內政改變的問題。其結果也只是國體政制的變更，尚不能算是真正國民解放的成功。

爲甚麼呢？因爲壓迫中國國民的尙有列强的勢力。這種勢力的壓迫，對於中國國民的害惡，遠過於滿清的專制；而其支持力也更堅强。如何把中國從這種勢力解放，便是國民革命事業中最重大而最困難的問題。通商以來，列强勢力一天一天的緊逼的壓迫中國。中國在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受着外人種種的束縛，國民生活失其自由發達的機會。列强爲增進他們自己的利益，更不惜侵害中國國權，而直接間接干涉中國的事情。以至弄成中國內政問題，常和對外關係相關連。內政腐敗，固然是招致外侮之大原因；同時而外力壓迫，也便是中國內政改進的障碍。中國今日的地位，可說實類似十八世紀末期之波蘭及未統一時候的德意志及意大利。波蘭人在十八世紀後期，自己覺悟內政不良，起來改革，然而强鄰壓迫他們破壞他們的改革事業，最後瓜分其國。德意志及意大利在未統一的時候，不但同民族自呈分裂狀態，而且外國施其壓迫干涉，以妨害國民統一運動之成功。畢士馬克及加富河之徒，想要完成統一之業，便不得不先行打倒强鄰，解除外力的壓迫。歷史的成例具在，可爲殷鑒。今日中國的環境，或且更壞，在這種情勢之下，非趕急解除外國的壓迫，國民問題不能完全解決，革命事業不算完成。質言之，要回復國民生存發達的自由，最要設法把中國從外國勢力解放。關於這層，中山先生確是先覺。他的革命事業之一面，而且效果最久遠的一面，

便是中國國民解放運動。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義書中曾把中國民族的危險所在，指點給我們看。他教我們先拿中國人和列强的人民比較。他教我們注意列强人口增加的速度及中國人口總數停滯的事實；他認定天然淘汰力之利害，而推到我們民族將來地位的危險。并且說爲中國民族的禍害的，不僅天然淘汰力，此外尚有列强政治的經濟的勢力壓迫。中國受歐美政治力的壓迫，將及百年。百年以來，中國失去許多領土，外國在中國租借土地，設置勢力範圍。而且在一個時期，公然唱瓜分之議。自中國革命以後，列强見得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不容易，便緩其政治的壓迫，轉而注重經濟的侵略。經濟的侵略較政治力的壓迫更加危險，因爲普通人對於經濟力的壓迫不容易生感覺。因此「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國人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自中山先生視之，中國連各國眞正的殖民地都比不上，應該叫作「次殖民地。」實則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而是做各國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我們試看關稅的束縛，如何阻害中國產業的自由發展，根本的侵害國民經濟的發達。又如稅關行政及外國銀行等等，無一不是外人操縱我經濟生命之工具。其他外人經濟侵略的手段舉不勝舉。這些都是構成外國壓迫中國之經濟力的。如是則天然力，政治力，經濟力三種壓迫，同時加於中國民族，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之危險，就很大了。中山先生斷言，「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民族還可以和列强的民族並存。如果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爲列强的民族所銷滅」。在上引的這一段中，中山先生把中國國民現在國際地位的危險說得再透徹沒有的了；對於中國國民解放事業的重要，也表示得極明白。

中山先生不但是提倡國民解放運動的先覺，而且關於中國解放事業的進行，更有幾項特見，值得我們特別認清的：

（一）中國要採一種國際精神的民族主義，舍自利而講互助；

（二）解放要從廢除不平等條約入手；

（三）聯絡俄國抵抗列强。

關於第一項，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一書中，發揮得極透徹；他的三民主義，首標民族主義，可是他意中的民族主義，究竟不是同西洋及日本一流的帝國主義精神的惡化的民族主義或狹隘的國家主義，而是代表一種廣大的理想的而合於國際精神的民族主義。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近似瑪志尼一派的理想，雖則他不主張空想的世界主義。他說，「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

民族主義。要提倡民族主義，必要先把這種主義完全了解，然後才能發揮光大，去救國家」。然則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究竟作何解釋呢？他說，中國的民族總數是四萬萬人，除了極少數外來人種外，可以說完全是漢人。「但是中國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國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那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第一義，便是中國四萬萬同族的團結。用政治的名詞說來，便是：中國民族要結成一個統一的有組織的民族以立國。

　中山先生教中國人由一家一族一鄉一縣的小基礎，進而結成大團體去抵抗外人，然而他的目的在謀本族之生存自由，并無意於侵害外族的利益。不但不侵害外族，并且還要和外族合作共存。於是他的民族主義不單是消極的，而且有積極的意義。不單是以國家為本位，而且以全人類為範圍。他引列甯的話，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强權，才是順天行道。我們要能夠抵抗强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夠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權。」由是而知中山民族主義第二義便是聯合弱小民族共抗强權。他在這段之前亦已說過，「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民族或一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强權。」又說，「亞洲除日本以外，都是被强暴的壓迫，他的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强暴的國家。」最近中俄土波阿組織亞洲聯盟之說，也許便是中山預言的實現吧！中山先生將他的主義推到全世界，而說世界將有白種主張公理的和黃種主張公理的聯合起來，抵抗那黃白兩種主張强權的團結之一天。然則在他的民族主義之中，含有廣大的為全人類利益的理想，也可以想見了。最可注意的，是：中山先生把中國解放後對外應採的精神，直率的宣布出來；他絕對反對中國壓迫他族的政策。他說「中國如果强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大責任。甚麼責任呢？現在列强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强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强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是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他接着又說「我們

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濟經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銷滅。」中山這樣根本反對民族自利的政策，提倡民族互助的精神，眞是看破了西洋及日本流行的那種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流弊；而想把中國國民政策樹立在廣大的理想的基礎上發揮，他所謂王道的精神。在這種精神之下，困難的蒙藏問題，也不難得到一個互利的圓滿的解決。實則中山先生自己也曾看到此項問題的關係。他說，中國往昔最強盛時代，政治力量也曾威震四鄰。當時亞洲之中配講帝國主義的，只是中國。所以亞洲弱小國家都怕中國，甚至現今亞洲各弱小民族對於中國還是不大放心。上次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有代表，是看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到了之後，看見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大國。像這樣的態度，不但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樣。所以像中山這樣的民族主義如果實現，中國解放事業成功，決不會有如往昔德意民族統一或現今波蘭民族解放以後，惡化為帝國主義侵略之流弊。中山先生豈但不主侵略，幷且他立在民族共存之原則上，承認弱小民族生存自由之權利，且將進而援助弱小民族，促成他們的解放。所以中山先生的思想，絕對不類西方帝國主義者提倡的盲目的自利的民族膨脹主義，如大德意志主義，大英帝國主義，大斯拉夫主義等等。幷且也不可與麥索里尼的代表的華西斯式的國家主義混同。中山的民族實有近世人道主義者提倡的國際主義的精神。可是中山先生也不是空想的世界主義者。他不主張世界主義，以為在中國現今不是講這主義的時候。他以為想做世界主人翁的才提倡世界主義。中國普通社會有了這種主義，故滿清入關，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現今再不可提倡這主義，而當提倡民族主義。又說，「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以後，我們便可以講世界主義。」由此可知，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仍是守着民族本位，並非泛泛的高談世界大同，而抹煞民族利益的空想可比。實則現今去打破國界的時期尚遠，要根本抹煞民族的情感利害，而講世界大同，也未免是妄想呵！

中山先生教中國國民抵抗列強的辦法，有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面。積極的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消極的是採行印度甘地提倡的「不合作」主義。他並說，中國的精神是愛和平。愛和平是中國民族特別的好道德，駕乎外國之上。對於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並且要發揮光大，然後我們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復。則可知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是民主的平和的。他所主張的是以人民的力量去對待外國，他的理想

是和平。所以照他這樣的民族主義的精神做下去，也決不會蹈從前德意志流的民族主義的覆轍，在內養成政府萬能的專制主義及軍國主義，對外挑發民族劇烈的競存與戰爭。

中山先生一面指示中國民族固有的長處，同時亦教我們「學外國之所長，」並且要我們趕上，不要徒然跟着外國跑。那末，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和一般國粹主義派，東方文明崇拜者之淺狹的眼光，又不可同日語了。

總而言之，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帶着自由的，民主的，平和的，進步的，及互助的精神的；這是要於民族自由之基礎上，實行人類共存的理想的。把中國國民解放運動建立在這樣廣大的思想的基礎上，正可以發揮中華民族的大國民精神；這正是中山先生思想偉大的處所，這正是他的眼光遠大的處所。

（未完）

蘇聯理論和國際法（下）

浩徐

次述蘇聯法律家怎麼把「階級鬥爭說」應用到國際法上。

因爲蘇聯是一個「普樂力達利安」國家Etat frolétarien，所以普通歐美的國際法，不能適用於她的對外關係，不能適用於「普樂力達利安」國家和「波淇窪」國家Etat bourgeois 的國際關係。並且因爲自「階級鬥爭說」說來，蘇聯應當是以推翻一切「波淇窪」國家爲己任的，所以在這應當拼個你死我活的兩種國家之間，沒有制定國際法的可能性；所以蘇聯法律家把現今支配歐美各國和蘇聯間國際關係的理論和實際，看做一種「過渡時代」的妥協。

他們說：在這兩種形式不同的國家之間，沒有以其通理論爲基礎的交際或關係，所以也沒有相當于那種關係的法律規範；只有一種部分的法律關係可以成立，例如關於防止流行病的國際協定或關於保存古蹟古物的國際協定之類，這種法律關係的內容，是有超越政治形式政治制度的價值的。

這樣，除了那最狹隘的範圍之外，一切法律規範的建設，只能看做一種過渡時代的妥協。

蘇聯法律家的國家論，也是從階級鬥爭說出發，所以他們不能承認「國家人格說」La persounalité de l'Etat。這是當然的事情。因爲主張「國家人格說」的人，都是辯護「階級協調說」的，他們把國家認爲是階級協調的具體化，把國家權力認爲是超越社會階級的。這種理論當然不能適用於蘇聯，當然不能適用於自頭頂到足底都是根據「無產階級獨裁說」的蘇聯。

蘇聯立法家的這種見解，用不着引例來證明；因爲蘇聯所發布的每一道法律，每一道法律裏的每一條，都沒有不是從無產階級獨裁說出發的。

可是蘇聯的這個理論，在有一方面得到有趣味的適用。就是：蘇聯根據她這國家論，可以辯護他的外債否認。她否認外債，固然還有其他的理由，但是這也是她的一個重要論據。假使蘇聯承認國家人格說，那末，否認國家的公債，當然是違反國際法，因為，依國際法說來，一國內的政治制度無論怎麽變化，那國家的法律人格仍然沒有變更；一國國內的政治無論採用什麽形式，無論變革幾次，那國家對外所負的債，仍然是那國家的債務。可是，反過來，假若不承認國家人格說，假若把國家認為一階級對他階級的支配，那末，一切對外借款都可以說是支配階級維持自己政權的手續，那末，從前的俄皇政府大地主政府大資本家政府所借的債，無產階級政府當然不負償還的責任。

所以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無條件地無例外地取消一切外債」的政府命令，在第一條裏，說明俄國的一切借款都是「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府所訂結的」。

從階級鬬爭的見地，蘇聯反對國際聯盟，反對仲裁裁判（和解判決），反對國際會議中的多數決主義。

蘇聯反對國際聯盟，因為她認國際聯盟是列強為擴張她們強國的利益而建設的聯盟，是列強處理各弱小國命運時候所用的假面，是列強拿來「合法化」她們的專擅處置的工具。

蘇聯法律家反對仲裁裁判，因為他們說，仲裁裁判的最小的最不可缺的前提，是法律見解道德標準的共通，假若沒有這種共通見解，共通標準，那末，想在這利害相反思想不同的兩種人類之間找出一個仲裁權力，那是先天地無益的企圖。所以黎提維諾夫 litirnoff 的演說（一九二二・七・十二）裏說：在全宇宙間，決找不出一個公平的法官能夠超越那種階級的仇恨，能夠超越那劃分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鴻溝，「只有天使能夠公平地解決蘇俄問題…………」。

依同一論法，他們反對國際會議的多數決主義，齊趣林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借努 Genes 的經濟會議上，要求關於國際問題的討論須有全體一致的同意然後可以採決。

階級鬬爭說自然也要應用到蘇聯的對外代表的責任上。一九二一年四月六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所發的對領事官的訓令，第二十九條說：蘇聯領事應當於不可能的最小範圍內，遵守波淇窪社會裏的通常儀節，但是，他們「和駐在地方波淇窪社會的關係不得超過適當的範圍，致使泯滅他們自己普樂列達利亞代表和地方波淇窪社會間的界綫」。第三十條說：領事「在他們的活動裏，應當對於駐在國的各種機關，給以必要的完全的尊重，無論那些機關從蘇聯的法律見地看來是如何不可思議，」並且一般說來，蘇聯領事無論在私人生活裏或公事交際裏，應當記着他們是代表農工政府。

最後，我們在戰時國際法方面，看看蘇聯的理論。

一般地，蘇聯法律家主張一切戰時國際法的規定如海牙軍事規約等等，凡是沒有經蘇聯否認的，都有拘束蘇聯的効力。

在戰時國際法方面，我們舉出兩個問題，以示蘇聯理論的一斑。

第一，關於俘虜待遇問題，蘇聯法律家主張區分兩種待遇：對波淇窪俘虜的待遇和對普通樂列達利亞俘虜的待遇。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八日蘇聯對匈牙利的俘虜交換協定裏：把俘虜區別為；兵卒，普樂列達利亞，士官，波淇窪分子。蘇聯對於匈牙利俘虜中波淇窪分子的遺還，要求引渡四千匈牙利人——就是那囘失敗了的匈牙利革命的革命黨員——為報酬。

第二關於戰爭手段的制限，蘇聯法律家差不多是和世間一般的主張受同一傾向。但是他們的理由是特別的，他們的理由又是從階級鬬爭出發。他們說：蘇聯贊成戰爭手段的緩和，不是純粹地為着那抽象的人道主義，她為的只是愛惜勞農共和國中可寶貴的分子的健康和生命。因此，他們把「革命宣傳」應做一件重要的戰爭手段，當做一件最便於達到目的的手段。柯樂文 Korovine 在他的「過渡時代的國際法」一書中，說：「蘇聯雖然為着商業的經濟的利益，結了許多妥協的條約，制限了她自己的行動自由（革命宣傳）然而一到軍事衝突暴發的時候，她便自動地恢復她的自由；在敵人之前，她仍然是剝削者的乾脆的老仇人，仍然是被壓迫者的朋友，保護者。」

治理潛江縣水患之商榷

沈　怡

答黃讓之先生

自從我在本刊發表了「黃河問題」以後的三個月，忽然得到一封從湖北潛江縣寄來的信。信中說起那地方水患怎樣重大，據說縣知事的衙門因為避水災，每年都要搬上河堤去辦公，至於當地小百姓的遭殃，更不用說了。那位寫信的黃先生，大概是一位勇於任事熱心公益的青年，他希望我對於治理水患以及修築隄防的方法，給他一個具體的答案。那件事我當然是狠願意做的。但是他給我的參考材料未免太少一點，而我自己又沒有親身到潛江去看過；所以現在覆他的信並說不上答案，更說不上具體的答案。

❀　❀　❀　❀

讓之先生：

來函所言：「漢水漲落奇特，忽高丈餘，忽落數尺。」此大約由於發源之處山勢甚峻，又無森林等物以為障碍，故一遇大雨，雨水便如傾盆而下；「忽高丈餘」之原因諒不外乎此。至於「忽落數尺」，其原因亦不外河流斜度甚陡，漢水以江為壑，流去

甚快之故。

來函又言：「每年兩岸增高，河面漸闊，河身漸高」。漢水是否挾砂，非恰所知，但按此數語，則漢水必挾砂，甚且挾有大部分之砂量可知。

至於「河身漸高」則「河面漸闊」以後當然之結果，蓋河闊則水勢不專，水勢不專則沙墊，沙墊而底高，不足奇矣。

以上係由來函推測漢水情形。是否如此，尚乞告知。——今可略言治法，分治本治標二項：

(一)治本　在上游發源所在，種植樹木，以及自發源以至成河之處，沿山橫木堆石。二者皆可以減少雨水下流速度。

根據最大流量，規定河面適當寬度以及河槽標準式樣，引水歸槽。關於辦理以上之事，必須有一統之組織，精密之研究。如來函所言，各縣各自為理，乃根本大忌。非特無益，甚且有害。

以上不過言其大概。詳細辦法，須俟參考材料充足，方可有所建議；否則徒為空言，殊無益也。

(二)治標　治河不應言治標，蓋僅計其標而不謀其本，河終不得而治也！今從足下請，略述若干條於後，而特詳於築隄之法焉。

(甲)築隄須知

(1)築隄須用老土，切忌新淤，閑土，及雜有浮沙草根者。

(2)如築隄所在，舍沙土外，別無可用之土，則姑以此將就使用。但隄之中央必須以粘土（或十分堅實之老土不易為水透過者）築一心子，再於靠河隄坡亦舖粘土一層。

(3)新築之隄，日久必陷，故修隄時即應注意加高。如隄高一丈者，即應按土質加高一尺至二尺不等。

(4)隄坡宜坦，最好為一與四之比，即每四尺高一尺之謂也。

(5)隄成之後，隄面及兩旁隄坡均應舖草皮保護(要緊！)

(6)每次挑土以高五寸為度，待夯杵堅實，始再挑高。

(7)隄面應高出最高水位二尺。

(8)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挖取，免致積水成河。

(9)隄上不宜栽種樹木，以防搖動本身。

(10)險工所在，隄坡宜坦，護隄草皮宜完善。必要時隄坡應用石護。

(乙)若有河流逼近隄身所在，即屬險工，必須注意保護。必要時應築壩將水挑開。

(丙)河流若有一定河槽，則年年水由此行，即無他虞，故保護河岸亦甚重要。保護之法，如下埽，拋石皆可用。

怡於漢水情形初無所知，故不敢自信其所言必可用。良以治河之事，非身親目覩，詳細研究，難有把握。今茲所言，亦以近於原理方面者居多。神而明之，是在足下，尚有欲詢問者數端，開列如後，尚乞示知：

一，潛江漢水及隄防形勢，如有地圖，望見惠；否則請手繪一圖寄來。倘有照片等類，均歡迎。

二，原有之隄，以何種土質做成？隄身有無保護之物？

三，原有之隄，大概尺寸如何？

四，最高之水，高出隄內平地若干尺？

五，隄內地方，通常洩水用何法？

六，漢水挾砂情形如何？

十五，十一，十一，沈怡，北京

✲　✲　✲　✲

——附黃君來信——

沈怡先生：

我在長沙軍旅中得讀現代評論上先生的『黃河問題』一文，在當時只感覺到先生的學問廣博，有心於人所應該重視而實際上並不重視的黃河治理問題。（中略）現在黨軍下了武漢，我們大家都出來整理民政（中略）。我的潛江縣是個每年淹水的地方，據說縣署每年要搬上河隄去辦公，你看要命不要命。我現在來主張修隄，但是修隄，一點水利學術沒研究過的人來辦其事，但恐效前人之徒勞而已。前曾讀過黃河問題一文的，打開現代一看！於是請教於先生。

湖北潛江縣居漢水中游，漢水北來，至此中折而東向入江，故水流湍急，每逢夏秋季，無不受水災；且漢水漲落奇特，忽高丈餘，忽落數尺，防不勝防，救濟乏術。初年兩岸增高，河面漸闊，河身漸高。內面田地，較河身特低，一處潰隄，各鄉殃及。即水小之時，而隄內亦無法退出，較河身為低故也。漢水疏修，本為急圖，惟在此軍事時期，而國內大局未定，政未入軌，執權者雖有心，而勢有所不能。故各縣各自為理，暫救目前；然修隄不得其法，每年徒耗多金。而歷任監督者，藉此為發財之機緣，其得用與否，則無暇計及。況舊法修築，屢驗皆敗，故不得不請教科學家，乞賜教言，是仍有望於沈先生者！

按潛江城內極低，若鍋底者然，四圍繞以堤，　堤決則全城皆水，　不見樹屋，其低可見；而人民羣遷居堤上住家，每年如此。堤非不修也，修不得其法也，修無效也，監督中飽也。弟來，決心修築輕成之。然究用何方法，可不致潰，土中夾木？夾柴？夾蔴？抑用他法？抑下墊以木樁？究何種經久而較省？因兵災水災之後，民困亦得顧及，至於用石則勢不能也。先生於治河之學深有研究尚祈不吝賜以方法。（下略）臨穎神馳，不勝翹望！

盡動工在卽矣。

黃讓之，十五，十，二十八，夜。

小說

小妹妹的納悶

楊振聲

「索性多躺一會兒罷，昨天晚上有點失眠，好在今天是星期。」秀倩在床上輾轉着想。窗外樹頭的麻雀已經唧唷唧嘖的歡迎那清秋的曦光了。她又嬾嬾的向外翻個腰身，無意中看見床前的那盆淺紫的菊花，昨天還開的鼎盛哪，今朝已經有幾個花瓣懨懨的下垂了。好像一個病人低頭沈默的站在那兒，傷感自己的憔悴一般。秀倩望着，正不知自己心裏要想的是甚麼，忽然小妹妹從套間裏撞了出來，嚷道；

「姐姐，姐姐，你快起來趕，偺的大黑猫捉了個麻雀，要吃牠。」

「在那裏？」秀倩一面問，一面急的披衣裳。

「鑽在我的床底下。」小妹妹回答。

秀倩下了床，倆個人關上了門，用竿子趕了半天，那猫才鬆了口，放下麻雀自己跑了。小妹妹搶着拾起來放在姐姐手裏，自己張着嘴皺了眉在一旁看。那小鵲在秀倩手裏屈了腿仰着，嘴還一張一張的像似發渴。秀倩見他的肚子上咬破了兩個牙印，鮮血漬濡了肚子上的毛，就用個盒子，下面墊上點棉花，把小鵲放在上面，擱在粧台上讓他慢慢的蘇甦去。自己洗了臉，對着鏡子梳頭。梳過把梳子放在粧台上去挽髮。看見梳上掛着不少的褪落的頭髮，不覺的伸出手，把梳拿過來，像捨不得似的去一根一根的理那梳上掛的頭髮，此時窗上篩滿了樹影，屋子內充滿了一種清秋寂寥的味道。昨日在人家晚飯席上無意中聽到的那幾句話，現在又無意中竄上心頭來了。他們談論到一位舊日的朋友張子望的事情，說他頭三年本是在失望中，自甘沈淪似的，跑到南京去，胡亂的找了個女人結了婚，結婚後他老是犯神經病一般的發牢騷。現在越發利害了，醫生說恐怕他不久會發瘋。大家談起，都很可惜這個人。她聽旁人這樣講，自己也不好意思去追問。回家後總想把這件事情忘了，權作沒有聽到一般。她嬾嬾的又拿起梳來，無精打采的挽起了頭髮，自已却又對着鏡子痴坐。小妹妹進來叫她用早點，她倒嚇了一跳。跟着小妹妹來到飯堂裏，見媽媽同二弟都已在那裏吃着了。秀倩問道：

「爸爸呢？」

「昨夜回來的晚，還在睡覺呢。」金太太回答。

大家無言的吃了一回飯，金太太忽問秀倩道：

「你學校的薪水，應該領了吧？」

秀倩搖了搖頭。二弟在一旁插口道：

「我們學校的先生都要罷課啦，說是一個錢也拿不到。」

又停了一回，秀倩問她母親道：

「不是前天還有二十塊錢嗎？」

「我算計你該領到薪水，那個錢我昨天還了白太太的賬了。」

「又是幾時輸的賬？」秀倩問。

金太太只低了頭，吃飯不作聲。又停一回，金太太同秀倩說：

「昨天我在白老爺家裏，他的姨太太說是今天下午要找你到他們家裏去玩玩。」

「小妹妹，你前天買的那本小朋友，看完了嗎？」秀倩轉過頭對她小妹妹說話。

大家這樣悶悶的吃過早飯，秀倩想起來還有學生的幾本英文卷子要改，明天是星期一，應該發還他們了。便走到自己房裏的書桌前，低下頭去看卷子，可是一本還沒改完，心裏又不知想到那裏去了。好歹挨過吃午飯，心想一定出門找個清靜地方散散步去。誰想剛吃了飯，那位白家的姨太太，架着深藍的眼鏡，帶着粉紅的手套子，從外面踱了進來，一定要秀倩到他們家裏去玩玩。說甚麼有位李司長，還有位錢旅長的兄弟，今天下午要到他們家裏去打牌。秀倩只說昨兒夜裏沒睡好，今天有些頭痛，不能去。那位姨太太纏了半天，才同着金太太一同走了。秀倩在窗下坐了一會，起身來到鏡子前攏一攏頭髮，換件絨裏子的厚衣。又吩咐聲張媽，小妹妹醒後，別讓她在院子風地裏久坐。自己才出了門。停在門口的車子問「那兒」，她信口說「中央公園」。下車後她信步走進園門。她本不喜歡這種熱鬧的地方，好在是深秋的時候，園子裏並沒有幾個人影兒。她順着脚在那樹下走，秋日下午的太陽斜穿過冷翠的老柏，在地上佈滿一片一片的金色日光。她走一回乍一抬頭，看見一帶半黃的垂柳，背襯着一段古城，才知道是走到公園的後身，靠近紫禁城下的御河了。她忽然想起自從前四年的一個下午同張子望在這裏散步後，自己從沒一個人到這邊走過。轉想還是到旁的地方去散步好，那身子却又不自覺的坐倒臨河的一張椅子上。她出神似的望那河上浮着的一片片秋柳的落葉。浮葉開處，河水清澈見底，照出天上的行雲，瀲灔着水下城堞的影子緩緩的飛。

前四年的舊事，彷彿禁不住又來心裏走回路；那時的她纔從大學畢業，年紀不過二十四歲，跳跳跑跑，愛說愛笑，看去還是一個意氣發揚的青年女學生，許多人連張子望也說她簡直像一個中學校小女孩子，全現在比起來直是兩個人了。那天同張子望來這裏散步的辰光，自己那種假痴假呆的嬌態，若有情若無情的談話，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有意思，怪不得他第二天回家託人向家裏提親。

「本來是一個教書的人，又不是作官，有一個家庭負擔已很夠

，那能再加一個呢？」她想着長長嘆了口氣，覺得母親對媒人提出訂婚條件供給她全家並兒女教育費眞是有些過分了 。接着又想到昨晚席上聽的話，忽覺得通身都不舒服，好像悶在一個人太多空氣不足的大廳裏呼吸窒塞得難過，頭目都有些昏眩的樣子，她知道這毛病要犯起來，雖然不是病，却也要有好幾天頭痛，所以趕緊按住了念頭，站起身來想回家去。這時黯淡夕陽的影子已過老柏樹的頂，柏樹林裏一陣陣冷風襲人衣袖。

她回家後，已快是上燈的時候，等了一會兒母親還沒回來。就同小妹妹兩個人吃飯，因爲父親總是不在家吃飯的，二弟是在中學寄宿，只有星期日早飯午飯在家吃的。飯後小妹妹想起那隻受傷的麻雀，兩個人揭開看時，那麻雀已經是沒有活的希望，眼半睜着，身體已僵冷大半了。秀倩把牠放下，嘆口氣道：「牠倒死的這麼容易！」

秀倩又隨便拿了一本書，坐在燈下的一張軟椅子上，敞開書本放在膝上，對了書望着。小妹妹對着她姐姐坐在一個小几子上。此時屋子裏靜悄悄的，只聽窗外的西風，微微的吹動地上的落葉響。小妹妹呆望了她姐姐一回，忽地問道：「姐姐，你爲什麼哭？」

「誰哭來？」秀倩忽轉醒過來，對她小妹妹辯。

小妹妹跑了過來，仰望着她姐姐的臉道：「姐姐，你是不是心痛那隻小雀兒？」

秀倩摸着小妹妹的頭說：「好妹妹，你去把你那本國文第三冊拿來溫一溫，看都忘了沒有？」

小妹妹跑到套間裏去找到那本國文。回頭的時候，看見姐姐在那書桌上看英文卷子。小妹妹坐在書桌頭上去溫習國文。秀倩看了一回卷子，聽窗外的西風漸漸的猛起來，吹的窗都忽忽的響，想起來二弟弟的衣裳不設，今年冬天得添一件外套才好。又隨手拿出家裏的日用賬來看。小妹妹溫了一回書，忽抬頭問她姐姐道：「姐姐，那隻小雀死了，明天埋在院子裏罷，別教黑猫吃了。」秀倩頭也不抬，只在嗓子裏答應了一聲「恩」。

小妹妹看她姐姐又像平時很正經的在那兒看賬，對於她的話睬也不睬，心裏納悶道：「姐姐剛纔心痛那隻小雀兒，還哭來，怎麼轉眼又像似忘記了！」

二麻子

開慶

一

二麻子的幼年時代雖然很微賤，但現刻却已是B鎭上「惹不起」的人了。據說他小的時候不過是一個「放牛娃兒」，並沒有讀過書；又不是甚麽縉紳之後。「反正」後幾年的功夫，竟當了B鎭的局長。這件事頗使B鎭上的人驚異和羨慕。如今「朝面上」已沒有人敢公然叫二麻子，二麻子三個字早已用二老爺三字代替

了。但背地裏却也沒有法阻止，一部分斗膽的人，除了繼續沿用二麻子的尊號外，還要叫他甚麼「馬甲嘴」呢！不過同時得舉起兩個手式。馬甲嘴者，據說是二的意思。

二麻子之得名，不消說是因爲他「滿面皆文章」，而又排行第二的原故。

二麻子這些年正走大運，從他臉上便可以知道。割草放牛時代的二麻子，麻子窩窩是黑的，現在却十二分紅潤。這話我起初不大相信，不過經詳細觀察之後，才知道他如今的尊容，確然有點「赤化」。

二麻子雖然有不少的人恭維他，羨慕他，但滿腹書文的老前輩提起他就搖頭：「他是甚麼東西！放牛娃兒！撿狗屎的！如今竟當了局長！」言外大有世風日下之慨。

其實老前輩也太不相諒，自從大清帝退位以後，已經不講甚麼資格程度和來歷了。吃飯就是最重要的問題，誰能多拿錢就算誰能幹。「我那嫡親二爺的長處就是這些呀！」自稱爲二麻子的親侄兒的，在茶館裏會這樣大聲說過。

二

那是眞實的，二麻子的幼年時代確然是消磨於割草放牛之中。因爲那些年還在皇帝治下，天下都很太平。這樣，所以二麻子竟無所建樹。

「反正」的消息傳到B鎭，二麻子就乘此機會，投了鐮刀從戎。自此以後，兩三年中，B鎭上便沒有二麻子的蹤跡，但却有許多人懷疑他的行踪。不過這世道不比從前，懷疑是不應該的。在這二三年內，他大概是做的所謂打富救貧的豪傑之事罷？據說臉上的麻子，就是這幾年變紅的。待到他再出現於B鎭時，他已經是衣冠楚楚，腰中滿裝「黃白」，高坐茶桌與所謂「漢界」的人們，稱哥道弟的「歪人」了。

由兄弟們的公推，他就於衣錦還鄉的那一年做了B鎭哥老會的首領。

年節快到了，風聲也一天緊似一天。老炎要來刼場的消息嚇得B鎭的人手足無措。

「哈！局長是拿來做甚麼的？」我們的二麻子在茶館上席上坐起，頗有些憤憤不平。「難道看着匪來刼場不管麼！」從旁邊坐着的哥弟，只是點頭的那情形看來，知道他們也有些憤憤。

「哈，要是我當局長………」這並非二麻子誇口，其實B鎭上的人，誰也知道他有些來歷。

二麻子的義憤，頃刻便傳遍了B鎭。經人們的推舉，他卽日就了B鎭禦匪的全權代表。

說也奇怪，二麻子禦匪竟不用甚麼槍砲和設備，所用的不過是幾十斤牛油燭，幾十斤大頭菜，和幾十雙草鞋。

匪竟沒有來，年節也很平安的過去。這足見二麻子的辦事才遠非他人所及。B鎮的人都很感激他。

這樣，我們的二麻子於是乎在這事的一月後便當了局長。

三

鎮上的各種事情都用公文來往，這件事頗使二麻子感覺不便。他的辦事才雖然頗有可稱，對於甚麼「等因奉此」，「等因准此」，究竟沒有會過面。

不過二麻子也很留心，爲了蓋圖章的事情，他費了兩點鐘的功夫，認識了一個上字。

「以前蓋圖章是人家帮忙，如今我可以自己來了！」二麻子的臉上蒙了一層驕傲，但他並沒有這樣說。

有一天，二麻子到某紳家去吃飯——他近來事情太忙，不是這個來會他，就是那個請他吃飯。你想：他現在是一鎮的局長了呀！——飯後歸來，他看見桌上放着一張名片。

「有誰來會我呀？老張！」老張是二麻子的聽差。

「老爺，沒有。」

「瞎說！沒有人來，那桌上是誰的名片？」

「那是老爺自己的。」老張似乎只以爲他家老爺太大意，連自己的名片都看不清楚。

「呵呵，我的眼睛越發壞了。」要不是二麻子眼睛是近視眼，而且老張又是熟人，這回二麻子倒要鬧了大笑話。

二麻子到底是要强的人，爲避免這大笑話的再發現，他又用幾點鐘的功夫端詳他自己的尊名。以後他索性推眼睛有病，一切的「之乎也者」他都不看。總還書記和文牘又是自己人，有公文時叫他們念給自己聽就得了。

不過二麻子終究爲了「不識黑」受過一回氣，雖然譏諷他的幸好是知事大人。

有一次知事大人巡閱巡到B鎮，竟至在大庭廣衆的歡迎席上問他有幾個兒子，叫他以後一定叫他們讀點書。

雖然席上知趣的人都假裝聽不見，聰明的二麻子，臉上究竟免不了加上一層顏色。

四

二麻子的親姪兒在茶館裏所說的話並非過誇，二麻子拿錢的本領實在令人佩服。

三斤肉拿人家二十七個大錠，你想：你想！這手段恐怕要算邁絕古今罷！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某日，是B鎮的場期。——提起B鎮的場期，自然誰也知道是三六九，不過那回是那一天，我可記不得。那回事總還是眞就得哪！年月日不要緊的。——素來有「土老肥」之稱的王某兩父子都在趕場。上午，王老頭子割了三斤肉掛在一間熟舖子裏，小王自然也知道。太陽搭山的時候，小王先提着肉回家去了。待到老頭子打算回家時，天色已經發黑，他看見壁上掛的肉依然在那裏，口裏喃喃的罵着小王太懶右手却提起肉就開走了。

出乎意料之外，剛走出門口，王老頭子左臉上已着了一巴掌：「混帳東西！你把我的肉偷到那裏去？」要吃人似的兇惡，氣得

王老頭子說不出話來！從店主人口裏，他才知道他確然拿錯了人家的肉，因爲店主人告訴他，小王已經提一塊肉囘家去了。

「耐煩些！……我……我今天大意了，李大爺。」

「哈！誰是你的李大爺，我不見的東西多極了！昨天不見幾塊錢，頭輪場不見兩件衣裳……今天你總算被我捉住了！……輕不容易……」出了名的李賴毛，乾竹子都要被他榨出油的脚色！旁觀的人，都爲這誠實的王老頭子捏一把冷汗。

不久，王老頭子的雙手已被反鎖着，流着眼淚站在局長老爺面前。

「送！當然鎖起送官」！似一聲霹靂從局長口裏出來，王老頭子早已嚇得跪在地下。

不過事情又很容易的結束了，王老頭子也沒有被送。據老頭子自己私下對人說，這是二十七個大錠的功效。

「二十七個白亮亮的大錠呀！」老頭子嘆息了又嘆息。

那幾天鎭上起了一些謠言，說是那三斤肉似乎是二麻子叫李賴毛割來放在那裏的！不過謠言終究只是謠言，而且有誰敢明目張膽的證明呢？

二麻子倒也不愛管這些謠言閒事。

從一夜晚得二十七個大錠的事情看來，有人一定以爲二麻子是不愛惜小東西的！其實這是不對的！二麻子他很知道錢的貴重，只要値錢的東西，雖然只値一文兩文，他都是要的。

鎭裏明達時務的老人常告誡後生們說，要是你有事求他，或者希望他平時少照顧你一點，過年過節你總得送他一點東西。自然，在他辦生期酒或者甚麼喜酒的時候，你多送他點袁大頭，他是絕不會拒絕你的，就是你沒有袁大頭，肥母雞或者十個鷄蛋也可以。不過至少你地裏的好菜總得送一點。要是你連一筷子菜都愛惜的話，那你以後遇到事情，倒霉，吃苦都祗好認命吧！」

通信

南北局勢劇變後中外人士的態度

自北伐軍出師以後，由衡陽而長沙，陷岳州，佔陽夏，長驅直入，勢如破竹，南北局勢頓起了空前的變化，激起中外人士的凝神注目。現在軍事情形雖瞬息萬變，吾人不能預測將來雙方的勝負；然最近九江的失守，孫軍的崩潰，戰爭總算告了一個小小段落。在這一段，由武漢失守至九江陷落—劇變的過程中，同是中國人便表現出十分不同的態度，有的說這次戰爭是新舊的戰爭，光明與黑暗的戰爭；（大多數知識階級與大多數民衆）又有的說這次戰爭是南北軍閥火併的戰爭；（研究系）更有的說此次戰爭是新舊帝國主義的戰爭！（醒獅派）在這專顧私利不講是非的社會中，什麼輿論，正義，大早就煙消灰滅；什麼公理，人道，不消說成了腐言闊論！我現在把南北局勢突變後，中外人士的態度，加以分析解剖一下，請國人看一看此次戰爭究竟是一班人所說的新舊戰爭，光明與黑暗的戰爭？還是研究系，醒獅派所咒罵的軍閥的戰爭與新舊帝國主義的戰爭？

上海輿論界—申報，商報，時報—因爲全國的報紙，大半受了當地勢力的支配，故無輿論之可言。此三種報紙，雖處在孫軍統治範圍之內，然究竟言論稍爲自由，且不屬任何黨派。他們的立論，不僅代表幾家報館，可以代表大多數資產階級說話。當黨吳兩軍酣戰時，他們便一致說黨軍勇敢善戰；黨軍進陷陽夏後，他們便一致說黨軍紀律嚴明；及孫傳芳與黨軍宣戰時，他們又一致勸告孫氏勿與革新勢力決裂，以免五省重遭蹂躪，他們對於此次戰爭的態度，便可一目瞭然了。

北京現代評論—此刊雖爲北京一部分智識階級所主撰，然而很可以作擁護民治全國大多數智識階級的代表；他們雖不主張激進，然而對於現『在軍主』政治的反對，却始終一貫的。唐生智之再入長沙，他們便覺得湖南戰爭的意義與前次不同了。殆至黨軍由岳州北進，武漢指日可下的時候，北京袒吳報紙，仍然不顧一切的爲吳鼓吹，純先生便痛快淋漓說道：「近來首都一部分新聞界……他們一句話也不敢說，却對於明明與事實相反的消息，大爲鋪張……『目下長江中部的變化，快達頂點，實在情形，外報上早已傳得明白，難道人們還要故意淆亂聽聞，鼓勵軍閥窮兵黷武的精神……去謀挽回不可挽的局面焉？』北京袒吳的新聞記者看了，當如何的面紅過耳，汗流浹背呵！此次戰爭的意義，萬先生說得更爲明白：「這場大戰，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生死的關頭，是新舊思想破釜沈舟的決鬥，比較從前的地盤戰爭，鴉片戰爭的意義，當然不同了。」這次戰爭的含義，他們眞說得淋漓盡致了。

學生界：是最近民族運動中一枝勇敢的隊伍，其態度自揭注目。各地學生會歡迎北伐軍的宣言，電報，我們卽說只好當作是少數人的意志。但黨軍進攻武漢時，各地學生紛紛南下，投筆從戎者絡繹於途；衝鋒陷陣，在所不惜！倘若有人硬說他們甘心去做南方軍閥的走狗，與新帝國主義者的臣奴，說者也未免覺得有點害臊，聽者自然要掩耳而走。再舉最近北京大學情形來說罷，當北京報紙宣傳孫軍如何勝利，黨軍如何敗潰的時候，閱報室的人，眞是蕭條寂寞到極點。迨至近數日九江失守的消息傳來，閱報的人踴躍興奮，異常擁擠，此事雖小，亦可測驗出多數學生對此戰爭的態度與人心之向背了。

工農羣衆：在全國民衆中，自然以工農爲多數；如果戰爭違背工農利益，無論你討赤電報作得如何精采動人，保境安民宣言說得如何入耳中聽，那不過給新聞紙上充點篇幅罷了，中得何用？黨軍北伐，不過六七萬人，蔓延數省，雖爲有主義有訓練的軍隊，戰爭也決不能如是順利。工人爲其運輸，農人爲其響導，探北軍的軍情，抄北軍的後路，給黨軍種種帮助，上海各報所載漢口，長沙等地的通信，言之頗詳；日人是東方，電通兩社的九江通信亦言之鑿鑿；晨報對農工贊助黨軍亦直言不諱，工農羣衆對於此次戰爭所取的態度，更可大白於天下了。

以上資產階級的輿論，擁護民治智識階級的喉舌，熱誠救國的學生，及勞苦的工農羣衆，他們當然認爲此次戰爭是新舊的戰爭，光明與黑暗的戰爭而無疑了。

研究系—晨報—此派大多數是開明的知識階級，頭腦並不腐

敗只因與民黨有歷史上對敵的關係，便處處與舊勢力妥協。以晨報；說罷，吳佩孚的節節敗退，他偏要說是引敵之計；田維勤數次告捷未克的武勝關，他偏說武勝關戰爭大有進展；孫傳芳的戰敗是因戰略關係，蔣介石的反攻計劃，都是理想。他看見民衆有傾向黨軍意志，便做一篇社論說『南北軍閥都是一邱之貉……』，來轉移民衆的視綫。這便是他們心目中南北軍閥的戰爭！可是淵泉君在主義流行裏稱贊黨軍是為主義而戰；德言君在戰爭勝負終歸政治文中又盛稱民黨聯席會議的議案有條不紊，有革新的傾向，不能視為空文！倘這次戰爭仍就是南北軍閥戰爭，而無其他含義，則研究系諸公，儘可不必這樣大驚小怪，勞力費神，說這次戰爭是南北軍閥戰爭的研究系先生們，恐怕不能自圓其說吧？

醒獅派—醒獅週報—此派據說是信仰國家主義者所組成，志在救國，與民黨的民族主義並沒有什麼不同。只因他們專做『外抗蘇俄，內除赤黨』的工作，便和主張聯俄與共黨合作的國民黨成為水火不相容了。當黨軍誓師北伐的時候，全國智識階級都以為是民治努力的北漸；獨醒獅首領曾慫公作了一篇論蔣介石北伐不能勝利之六大原因，一方面顯出自己的文材古雅，他方面可以表出自命不凡，故示與常人不同！黨軍進攻武漢時，他們便大聲狂呼，說黨軍為蘇俄開闢疆土，將引起世界上赤白的混鬥；這便是他們所謂新舊帝國主義的戰爭！可是黨軍佔領湯是後，日本使首先在漢口宣佈中立，英國雖少事頑抗，後因省港交通之恢復，態度也日趨軟化，長江流域並未變成世界戰場；這可見藉危言以慫觀聽的話，非徒無益，反倒減少自己的信用。新舊帝國義戰爭的話，更是不攻自破了。最近以黨政府禁售該報故，態度日趨惡化，曾琦見現代評論載了端六先生一篇廣州遊記，便向現代社提出嚴重質問，並要求該社從速宣佈對粵政府態度，真如一個人上了鴉片癮，硬拉別人往鴉片燈下躺臥一樣。他們對於黨軍反對的態度，較之於帝國主義的列強，與民黨始終為仇的研究系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對於黨軍可謂『內不妥協』了；但對於五省聯軍總司令始終未見一句惡言！大約該報在上海出版，『內不妥協(?)』不妨暫時妥協一下『右討軍閥(?)』，保境安民，與師討赤的孫聯帥自然是個例外！

研究系所謂南北軍閥火併的戰爭，不能自圓其說；醒獅派所謂新舊帝國主義的戰爭，更屬荒謬無稽；準此，此次戰爭真要在民國戰爭史上開一個新紀元了。

（下略）

王日新　十五，十一，七，北大，

體育書

拳藝指南	一冊	五角
拳術	一冊	二角
少林拳術秘訣	一冊	三角半
石頭拳術秘訣	一冊	三角
女子拳法	一冊	四角
日本柔術	一冊	三角半
西洋拳術	一冊	三角
十二路潭腿新教授法	一冊	三角
劍術基本教練法	一冊	一角半
實驗五分鐘呼吸運動法	一冊	二角
初級體育教練法	一冊	三角
體育學	一冊	三角

中華書局發行

書(766)

中國銀行廣告

資本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公積金 六百三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六角三分

營業 專辦存款放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務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總行 北京

分支行 北京 長春 吉林 哈爾濱 天津 營口 大連 上海 南京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無錫 常州 常熟 杭州 寧波 紹興 嘉興 湖州 蕪湖 安慶 蚌埠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歸綏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烟台 太原 大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洪江 開封 鄭州 駐馬店 西安 蘭州 寧夏 重慶 成都 南昌 九江 吉安 貴陽 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廈門 福州

其餘支行辦事處收稅處各省共五十九處

交通銀行廣告

行址 北京西河沿

電話 總處總協理室 南局二一一九 分機三六號 副經理室 南局五四五八 分機十五號 京行營業室 南局四三六一

電報掛號 六六三九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二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匯兌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滙機關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梁士詒

協理 盧學溥

北京分行

經理 羅以炘

副理 陳揚祐 關𡪙

金城銀行

總分行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

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

總額　壹千萬元

收足　陸百五拾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